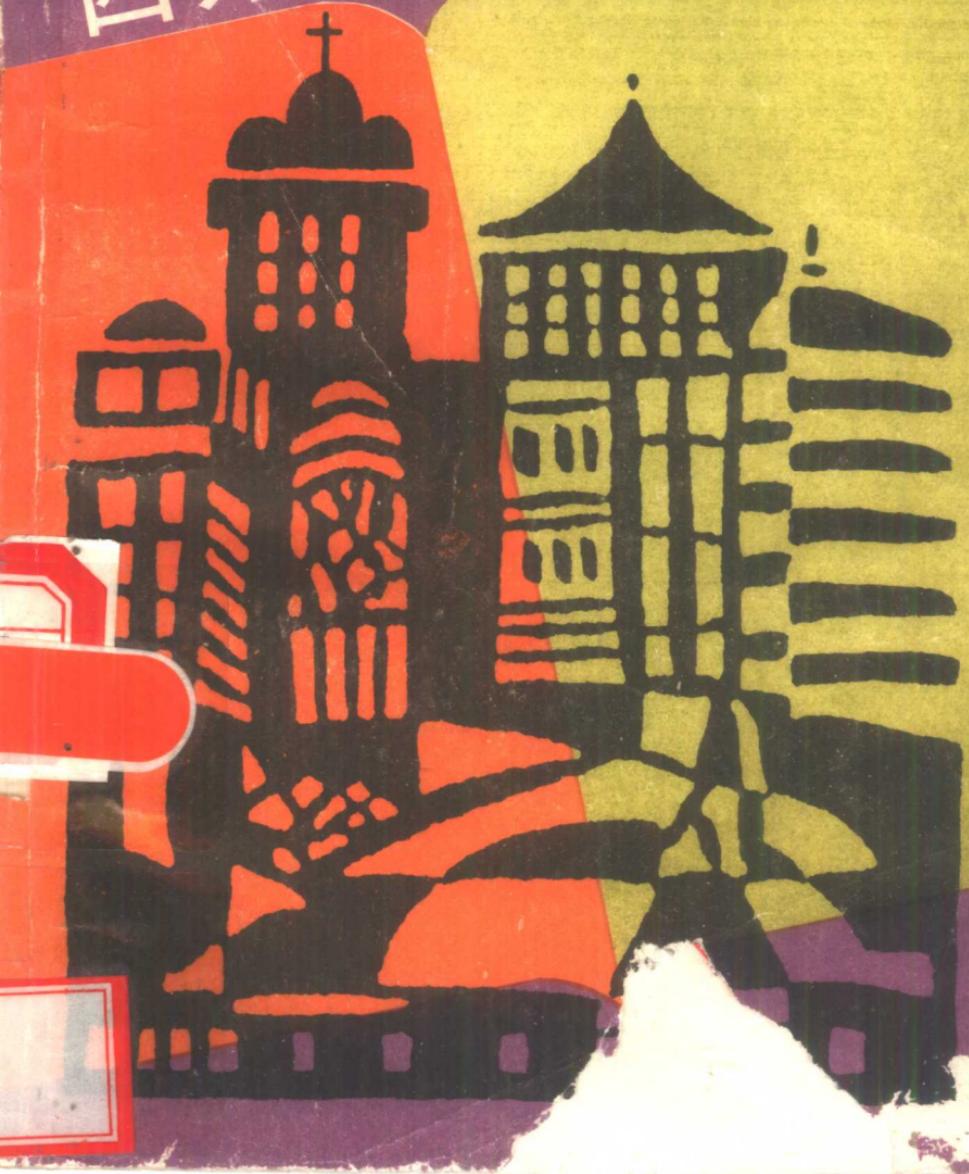


颜实编

西方大学生生活纪实



西方大学生活纪实

颜 实 编

农林读物出版社

1988年9月·北京

西方大学生活纪实
颜 实 编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冶金胶印厂 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发行

*

787×1092毫米 1/32 6.375印张 64 千字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048-0624-2

C·15 定价：2.20元

序

写书也好，编书也好，大概总要有人作“序”。眼下时兴请名人作序，至少可以壮门面。但倘要收身价倍增之效，窃以为还要靠书自身的内容取胜。如果名人之序与书不般配，落得个虎头蛇尾，头重脚轻，倒不如索性来个“王婆卖瓜”。

幼时跟大人去县城赶集，就曾见两个卖香瓜的，一个嚷：“香瓜，香瓜，上等的香瓜！”另一个喊：“臭香瓜，臭香瓜，先尝后买！”我发现还是光顾“臭香瓜”者多。因此，就是王婆卖瓜，也不要失分寸，大可不必扯着嗓子“自夸”。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陆续听到本书的十多位作者谈他们在西方国家讲学、进修、从事科学的研究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交谈中常和作者一起感奋、欢乐、忧愁、沉思……

外国好，还是中国好？

西方大学生是如何学习、生活的？

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好吗？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是邪？非邪？

在西方国家求学会遇到哪些问题？

外国人可喜欢中国学者？

.....

这些问题，由北京高等院校出国归来的中青年学者、教授作出了胆诚、公正、毫不蒙人的回答。他们的文章虽未成流派，却也各具风采。作为本书的第一读者，先睹为快之余，

掩卷而思，眼前总跳跃着异国风情的五彩画面，仿佛置身于流水涓涓的小溪旁，与知己者侃侃而谈，渐渐地得到了思想的启迪——了解了别人，也认清了自己。

本书内容，如此而已。

不知你可喜欢赐读？

颜 实

1988年7月

责任编辑：高雅云

封面设计：祝东平

ISBN 7-5048-0624-2 / C · 15

定价：2.20元

G6

013

目 录

1. 拉斯韦加斯与匹兹堡印象记.....吴焕加 (1)
2. 我所认识的美国青年人.....钱易 (16)
3. 探望海外学子散记.....李燕杰 (26)
4. “克罗刹”的流浪生涯.....沈大力 (33)
5. 檀香山访问记.....林修坡 (41)
6. 匆匆脚步走向未来.....孙玉石 (52)
7. 美国大学与社会生活侧记.....郭小凌 (72)
8. 日本社会生活一瞥.....王松涛 (86)
9. 漫话信仰与精神.....王伯翰 (92)
10. 归来的思索.....陈永福 (99)
11. 一位访美学者见闻.....赵中孚 (105)
12. 樱花、富士山、舞妓及其他.....陈健 (113)
13. 联邦德国大学见闻一二.....金长江 (127)
14. 人重自重者.....黄驥 (135)
15. 从日本的建筑说起.....郭黛姮 (144)
16. 在霍恩海姆大学期间.....张沅 (152)
17. 赴美进修记事.....雨耕 (164)
18. 留学丹麦的所见所闻.....朱伯申 (176)
19. 在英国留学期间.....冯长根 (193)

拉斯韦加斯与匹兹堡印象记

清华大学副教授 吴焕加

一、拉斯韦加斯

我从洛杉矶乘飞机到拉斯韦加斯去。从飞机上看下去，拉斯韦加斯四周全是沙漠，一片黄色，渺无人烟。但是可以见到公路上有许多汽车都在向拉斯韦加斯进发。拉斯韦加斯的飞机场上停放的飞机很多。拉斯韦加斯是美国的著名赌博城市。它就像一块强有力的磁石，吸引着全美国和全世界的赌徒和旅游者。

友人卡迪西夫妇在机场接我，他们都已年过七十，住在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市。因已退休，时间自由。他俩前一日开车从菲尼克斯来拉斯韦加斯，陪我游览这个世界闻名的赌城。

我们开车先在市内游览。拉斯韦加斯不大，繁华的街道只有三四条，其中最长最繁华的一条叫“条子”。这几条街上真是赌场林立，一家接一家。每一家大型的赌场都是综合性的，除了赌场外，还有旅馆、餐馆、舞厅、戏院、停车场等。赌场的建筑物争奇斗艳，一家名叫

“马戏团”的赌场，外型就似一座马戏场。一家名叫“凯撒宫”的赌场，在庭院里布置了许多古代罗马人的雕像。还有一家赌场的大楼盖成中国宫殿的样式。赌场门前都树着高大显眼的标志，老远就能瞧见，这时是上午，街道上相当清静。看起来赌徒们还高卧未起吧。

这里真是赌博世界。赌场随便进出，里面一个大厅接一个大厅。靠近入口的地方大都是小打小闹的赌博方式，你可拿一块美元换十枚特制的赌博用币，在一种机器前坐下，每投一个，摇把柄一次，机器咕噜咕噜转一通，也许给你吐出10个小币或20个，但多数是一个也不吐。于是你再投再摇。你赢了钱，就想扩大战果，你输了钱，又总想捞回来。许多人就这样坐在那里，期待着好运气。这种赌博机在解放前的上海也有，称为“吃角子老虎”，总是吃得多，吐得少。据我观察，玩这东西的多半是来拉斯韦加斯的旅游者，玩玩而已。赌场里的赌博方式多种多样，往里面走，有轮盘赌、有牌九……，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赌法。在轮盘赌的桌边，赌客们各下赌注，一名职员操作设备。我不明其中奥妙，但总见那名职员拿一根杆子不时地把众多赌客面前的赌注划到自己这边来。收来的赌注随即装进小箱子，不时有人将钱收走。赌桌旁边总有几个汉子闲站在那里，大约是赌场的卫士吧。赌场的灯光射向桌面，细看天花板上装有观察孔。有人从上面进行监视，以防管赌注的职员做手脚。在“凯撒宫”里有一个大厅的墙上设有许多像电影一样的大屏幕，同时播放美国各地跑马场上正在进行的赛马实况，人们坐在银幕前面，可随时在几千里外的某一匹马上押赌注。赌场的职员来回传达你的意图，衣服穿得很少的女郎送上饮料，这可算是高技术的赌博

吧！我们走进一间厕所，四壁全是大理石贴面，灯具金光闪闪，洗手池上摆着名贵的化妆品。赌场附近的剧场，随时买票进去，可以边吃边看大腿舞表演，真个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场所。试想，世界上最豪华最气派的宫殿大概也赶不上这里。因为这些赌场不但集中了建筑史上最精彩的建筑手法，而且还拥有最高级的现代化设备和技术。历史上哪一国的王宫建筑能有这样的条件呢？而我的朋友卡迪西却说：现在你看到的都不是最高级的，美国的富豪，欧洲的爵爷，中东的王子们，也到拉斯韦加斯来，他们另有自己的天地，普通人是见不着的。

拉斯韦加斯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东南部。因为地理条件差，本来只是很小很普通的西部小镇。本世纪30年代，附近建成胡佛水库，有了方便的水电，这座小镇渐渐发展起来。更重要的是1931年，内华达州为增加财政收入，在别的地方都禁赌的时候，决定开放赌禁。从此，拉斯韦加斯的赌博成为合法的买卖，大赌场接连开设，一个赛一个的豪华，赌场老板大赚其钱。在拉斯韦加斯，食住比别的地方便宜，如旅馆住宿费就比别处便宜一半，在赌场的餐馆吃饭，一个人交4~5美元，任你吃多少都行。这一切都是为了吸引顾客。有的赌场大厅中放着崭新漂亮的汽车，甚至直升飞机。你玩赌博赢了头彩马上让你开走。有的赌场赠给游客赌博用的硬币，甚至高于往返的汽车费用，你拿了赌本不免一试，结果全输进去了，一般人都不甘心，于是自己掏钱再赌，赌场老板的目的就达到了。我和卡迪西夫妇各买了一些硬币，玩“吃角子老虎”，一会儿输，一会儿赢，输多赢少，由于强烈的一线希望，我自己心理也是不输光不肯离去。

拉斯韦加斯的赌场里都很安静，我注意人们的表情，都很严峻。赌场那样豪华漂亮，流光溢彩。在这样的环境里本应该轻松愉快，可那一张张面孔却都紧绷着，或愁眉不展。卡迪西太太说：“你知道拉斯韦加斯是什么意思？”我摇头。她说 这是英文中失去工资一词（tasvegas）的谐音。拉斯韦加斯当局不让本地居民到赌场赌博，他们是专门吸引外来人的。

拉斯韦加斯赌场林立，教堂也不少。特别是专给人办结婚离婚仪式的教堂，在“条子”街上就有20多处。有的人按法律在别处离不了婚，或结不了婚，请到拉斯韦加斯来吧，这里网开一面，不消几个小时，一切都能给你办妥。我在“条子”大街上溜达，看见路边不远有一个小箱子，一面是玻璃，跟无人售报机差不多，里面放着印刷品，让人自取不收费。取一份打开一看，全是应召女郎（即妓女）的广告，上面写有芳名和电话号码。有一家妓院公然说由于拉斯韦加斯当局的干涉，它已迁到市界之外的新址，有医生定期检查妓女有无性病，虽然路途稍远，备有汽车接送嫖客。

拉斯韦加斯是在沙漠之中人工修建的一块绿洲。它的建筑和环境漂亮动人。然而骨子里却是那样肮脏。这里的一切都是赤裸裸地围着钱转。赌徒想大捞一把，赌场则捞赌徒的钱，地方当局开发拉斯韦加斯也是为了钱。别处视为罪恶的勾当在这里是合法的买卖，赌场的老板、妓院的老鸨和地痞流氓在这里是上等人，给地方当局提供财源，成了地方上有贡献的人，钱在这里把一切都颠倒了。在这里的两天，我一直觉得有些恶心。

二、匹兹堡

刘女士是学建筑的，从台湾旅居美国，和美国人夏杰先生结婚，刚在匹兹堡买了一幢旧房子。夏先生是研究城市规划的。

曾听人说美国历史短，城市缺少个性。但是到美国以后，发现并不尽然。各个城市其实都有各自的特点。匹兹堡的特点是什么呢？依我看，它是一个苍老的正在苦境中挣扎的城市。

匹兹堡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便利的水陆交通，很早就是一个工商业中心。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前期，这里成了美国重要的钢铁中心。石油、化工、玻璃和电气工业也很发达。美国有几家财团曾经从匹兹堡发家致富，如卡内基和梅隆财团。美国的工人组织劳联也是于1881年在这里成立。还有美国第一家原子能发电厂。现在匹兹堡有150多个工业研究所，有7所高等学校，有许多著名的文化艺术机构。

但是再往后来，形势骤变，70年代匹兹堡遇到了严重的经济挑战。石油提价使美国工业陷于困境，日本等国生产的便宜钢铁打入美国市场。匹兹堡的钢铁厂纷纷倒闭，这个工业中心开始走下坡路。

我是坐长途公共汽车到匹兹堡的，到时是晚上10点多。这个时间在美国别的城市街道上灯火通明，可是匹兹堡的街上却显得昏暗，汽车站也十分陈旧。刘女士夫妇俩来车站接我，一路上街道颠簸不停，两旁的建筑物多是年代很久的。刘女士新买的住宅至少也有50年以上的历史了，宽大而陈旧，

共花了4万美元这要在别的城市，14万也买不到。在美国某城市的房价便宜就意味着城市不景气。

匹兹堡市区分布在三条河流的河谷之中，像许多上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一样，沿河地带被工厂、仓库、码头占据了。市街在河谷坡地上。匹兹堡最醒目的是河谷中黑压压的几座钢铁厂，然而多数已不冒烟了，甚至连人影也没有了。那景象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这些僵死的工业巨兽残骸，拥塞在河谷之中。我走进一片废弃的厂区，厂门上挂着牌子，说明是美国钢铁公司的财产。地上还有积雪，天空灰蒙蒙的，巨大的厂房、机器，一条条铁路支线，一片静寂，一阵风吹过，发出空旷的啸音。

事实上，原来在这些工厂干活的工人，大量还住在附近，他们中许多人整天无所事事，仍盼望有朝一日工厂再把他们召回去，重新把机器开动起来，可是……

1981年11月，里根在当选美国总统后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我不惧怕面前的困难，我相信美国人民也不惧怕面前的困难。我们将做应该做的一切事情，让美国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他强调，“让美国人回到工作岗位意思是让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工作。”根据纽约劳动新闻出版的小册子的数字，当时美国有700万工人没有工作。两年后，失业工人增加到1200万人，另外650万工人找不到固定的工作，只能干点零活；还有160万工人因为长期找不到工作而放弃了再去寻找的门路。就是说，1983年美国有2000多万名工人陷于困境。根据官方的统计，1981年美国的失业率为8%，到1982年底，这个数字增长为10.8%。

上面的数字是美国全国的平均数，实际上美国东北部和

中西部，还有一些老工业地区，失业问题比西部和西南部新兴的高技术地区严重得多。而匹兹堡恰恰是问题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根据匹兹堡市政府的统计，1984年10月，美国全国失业率为7%，匹兹堡地区为10.7%。匹兹堡市各个区情况也不一样。同一时间，匹兹堡市中心区为8.6%，而斐耶特区为14.5%，该区7万多劳动力中，有1万多名失业。美国人失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失业率10.7%，又意味着什么？曾听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失业者有救济金，有社会保险等等，日子并不难过。

在匹兹堡市政府规划局，听完该市未来发展规划的介绍以后，我向该局的威尔斯先生提出很想了解一下失业工人的情况，威尔斯理解我的愿望，一口便答应了。

我先到居民生活最困难的小山区看了看，这一区紧靠着匹兹堡的商业金融区，“金三角区”，地势高旷，可以俯瞰全市。这里过去虽然是高等住宅区，可现在成了贫困的黑人集聚的地区，房屋破旧，树木稀少，有些被火烧毁或坍塌的房子的残垣断壁仍然留存着，一片萧条衰败的景象。街道没有什么人，只有街头杂货铺前面闲站着几个人，目光呆滞。陪我去的沙美尔小姐是黑人，她是个社区工作者，熟悉这里的居民。我们进到一家住户，只有一个30多岁的壮汉在家。我看房间陈设还很不错，赞美了几句，可是他说这不是他自己的家，而是父亲的家。父亲在市政府机构中还有一份差事，自己失业多年了，没有办法，只得来依靠父亲。言下不胜唏嘘。在另一家，我们看到几个男青年大白天蹲在家里看电视，也是因为找不到活干。

又一天下午，威尔斯先生陪我到麦克斯波特区访问一个失业工人自己的组织——芒河河谷失业者委员会(Mon Valley Unemployed Committee)。它设在一家已关闭的商店中，屋里摆着十来张办公桌，有七八个人在里面办事，模样同我们有的街道办事处差不多。在美国，不论到什么公私单位，一般只有一两个人来同你接洽。可是我们一进这个失业者委员会，说明是中国客人来访问，所有的人都立刻围了过来，大家拉过椅子，坐成一圈，座谈起来。情意之热切在美国是少见的。当时在座的有老有少，全是白人，大都在钢厂做工。负责的一位叫杰克，大约30多岁。他告诉我们，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在这一区的失业工人中开展互助活动，帮助人们获得社会救济。美国的法律规章十分复杂，他们常常要帮助失业者打官司，保护合法权益不被侵犯。同时，传递信息，协助失业者找工作等等。

我最关心的是工人失业以后怎么生活？问题一提出，大家的话就多了。有些说明真不好懂，杰克就以自己为例：他原来有工作时，每星期挣300元，现在拿公司给的失业救济金，每星期得到140元，可是就他的条件只能拿一年半。以后呢？可以领福利金，能拿三个月。再以后呢？杰克说是靠“零收入”。怎么过呢？杰克说一定年龄以下的孩子还可得到救济，年纪过了60岁或62岁，记不准了，可以领养老金。中、青年只好压低工资要求，找些零工做做。实在没法，找亲友救济。走得开的，迁到别的地区去；走不了的，只能在这里苟延维持。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

杰克还说，在美国，大多数普通人都拥有的房子，是靠银行贷款分期偿还的办法购置的。偿还的期限可以拖到20~30

年。你失业久了，付不起煤气费，煤气公司给你停气；付不了电费，电气公司给你断电；等到你不能按期向银行偿还房屋贷款，你的房子就要被没收。正说着，有警察推门进来说，在附近发现有人住进停放的汽车拖车里，询问是否是这个组织的会员。杰克说：“这是常事，房子被没收以后，有条件的租个便宜的房子住，常常是地下室，或者阁楼。没办法的只好找辆破汽车栖身。”我又问：“再下去怎么办呢？”杰克说：“那就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上星期本地区有两个工人自杀了。两个都是年轻人。”听到这里，我觉得心头发紧。因为相当长时间以来，我们听说美国是个富裕社会，美国人怎么会因为生活不下去而寻短见呢？若不是在这里亲自听见，我一定不肯相信。我还是追问：“难道那两个人一点活路都没有吗？”杰克和其他人给我解释说：关键是有的人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精神被摧垮了。大人长期找不到工作，生活下降，精神压抑，于是大量饮酒，人体摄入酒精越多，人越衰颓。工作一天天无指望，心理支撑不住，就可能寻短见。年轻人从中学出来，找不到工作，心烦意乱，很容易吸毒，一旦上瘾，就难以自拔。环境那样艰难，前景那样暗淡，终于自暴自弃。杰克说，自杀者当然是极少数。但是无工作，无住处，以至丧失希望的人是不少的。我问：匹兹堡有多少人是零收入？杰克说，他们也说不准。政府讲有十几万人，独立组织说有几十万人。这里面采用的标准和定义很不相同，官方统计中也有很多掩盖真相的伎俩。

谈话间，进来一位大约60多岁的女士，她叫芭纳斯。别人为她搬来椅子，她也加入了我们的座谈。我说，在中国，我们决不会让那么多的工厂、机器闲置不用。你们不能自己

设法恢复工厂吗？他们回答说，工厂是美国钢铁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它们把资金转向别的能赚钱的事业上去了。美国钢铁公司，现在就经营着很大的石油企业。对他们来说再搞钢铁不划算。有的工会组织想自己积点资金，买下废弃的工厂，自己经营，而且连产品销路也找到了，可是美国钢铁公司不肯把厂子卖给工人组织。原因是，如果这些已经关闭的工厂重新恢复生产，就会影响公司现有的钢铁产品的销路。它当然不愿意给自己增加竞争对手。美国失业工人能否也搞些小生产，小商业来解决温饱问题呢？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又回答，在美国这个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各行各业都有大公司在经营，市场早已饱和，竞争十分激烈，新手要想插足其间，难乎其难。可不是吗？在中国，现在你当个体户卖汽水，就有赚头。可是在美国，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等，到处都有销售网点。它们决不会让你站住脚的。进一步想，如果几十万，几百万失业者能够生产自救，消除失业，那美国也就不成其为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了。

谈到这里，渐渐涉及社会制度的问题。后来的芭纳斯女士讲话了。从她的发言可以看出，她比在座的其他人学识高，阅历广。她先介绍自己，原先是一个家庭妇女。1983年，因为知道丈夫活不久了，为了日后的生计，她在本地区开办了一个“家庭劳动介绍所”。现在她作为年过60的寡妇，每周可领取600多美元的养老金。芭纳斯说她憎恶剥削，她办劳动介绍所不图利，能给失业者家庭介绍些工作就很满意了。芭纳斯说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她的父亲死了，母亲才34岁，抚养两个孩子很不容易，芭纳斯说她从小就是从苦中过来的。她总结说，资本主义制度从前是很好的，后来出毛病了，现